

死是分不開的。」這時候的作品之中，不僅洋溢著濃郁的情感，而且多是異樣的激情，他們寂寞、彷徨以及一身亟欲爆發的性愛。

民國五十一年一月發表了「畢業」之後，足足有兩年時間不曾發表任何東西，這一階段裏的白先勇，蛻藏一如蠶繭，五十三年，「芝加哥之死」發表在「現代文學」一月號上後，呈現在衆人眼前的，是一份綻放的成熟，以西洋文學的技巧表達中國鄉土的情感，使得白先勇進入了一個更新、更成熟也更蒼涼的境界，著名的「臺北人」以及「紐約客」（未完成），便是在這一段異域生活中寫就的，有人問他「紐約客」怎麼寫了兩篇就擱下了呢？他說：「我想『臺北人』對我比較重要一點。我覺得再不快寫，那些人物、那些故事，那種已經慢慢消逝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，馬上就要成為過去，一去不復返。」

自從「臺北人」的最後一篇「國葬」完成之後，自從「現代文學」逐步逐步的停刊之後，白先勇整個人就像從世界上消失了似的，提到白先勇總得先加上「聽說」的冠詞，聽說他最近在寫一部長篇小說，聽說他放棄了「玉卿嫂」電影之攝製，聽說他剛回國又匆匆走了，聽說他……只有前一陣子在報上突然出現，那是爲了答辯對歐陽子小說的非難，聽說這是最新消息。

張系國



張系國，筆名域外人、白丁，民國三十三年生，江西省南昌縣人，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，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。曾任華生研究中心研究員，康奈爾大學副教授，現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立台灣大學教授、國立交通大學教授。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寫作。

張系國是在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那天生在四川的重慶，正好趕上藉著抗戰期間乘機坐大的共匪叛亂，赤燄偏地，遂於三十八年，跟隨其父母渡海來臺。民國五十年畢業自新竹省中，由於成績優異，保送臺灣大

學電機系。四年之後畢了業，再服了近兩年的兵役，遂於民國五十五年九月遠渡美國布克華城，入加州大學電機系，兩年半之後，取得博士學位，民國五十八年三月，轉至華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之職。然後便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；首先，於民國五十九年九月至次年八月，在康奈爾大學任副教授之職整整十二個月，接著又再回到華生研究中心作研究員的工作，直到民國六十一年十月間，才得匆匆返回國內，這一次的回國，他帶回來的是中文電子計算機實驗系統，得到的是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、行政院電子處理資料中心顧問、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交通大學的兼任教授等職。

也許閱讀至此，您對他不甚瞭解的話，絕對不會相信他也曾有一枝犀利能言的筆的。張系國在科學方面的有所成就，係由於職業上的需求所致，但是他的興趣還是在文學之上，並且以爲文學創作要比他的電腦科學來得有生命之感。

張系國的文學生命，發端於大學一年級，民國六十年一月出版的「亞當的肚臍眼」，便是他大學期間作品的結集，收有短評、論著、劇本和小說，這一時期的作品，他於後記之上言稱：「收在這集裏的……趁校對重讀一遍，已無法瞭解自己爲什麼對理性及信仰問題那麼執着。但當時爲擺脫宗教的束縛，的確掙扎過一陣，事過境遷，也早就忘却了。」

出國之後，獨在異鄉爲異客，前瞻後顧一番，諸多感慨，此時的作品全收在「地」裏，他自己說：「離開臺灣將近四年了，一共只寫了這六篇小說，却愈來愈迷惘。在這灰暗的世界裏不論做什麼事都是灰暗的，寫小說也不能例外吧？」這時期係自民國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之間，他的作品多半在「純文學」上發表，創作的主題不外是留學生涯的迷惘和失落的心境。這一期的作品可說都是訴諸理性的理解的。

六十年五月，一篇「割禮」之後，使得他的小說有了新的轉變，「割禮」的創作動機乃來自民國六十年一月，在紐約的保衛釣魚台示威運動，以「割禮」象徵新生命的茁壯成長，也使他的文學由否定趨向肯定，由漂流而歸於根的盤結。

近期的張系國，除了一系列的寫作以「遊子魂」為題的小說外，同時也展開了他「域外人」的一片「快活林」，「快活林」是一方塊文章專欄，在這裏，張系國以他精簡的文字、犀快的章句，呈現他對社會的懷抱，同時他的新著長篇小說「棋王」，正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，題材的生活化和對白的口語外，引起了衆多的注意和好評。

他說：「我未來小說的是好是壞，當然沒法預料，但我相信全是真正從中國的泥土裏長出的果實。」但是對於所謂「職業作家」，他以爲：如果要產生好作品，以目前的單靠寫作並不能維生，「我頗懷疑『文窮而後工』的理論」他說。「其實，世界各國至少都有『通俗作品市場』，獨獨臺灣沒有。一般民衆都需要通俗作品。通俗作品又是高水準作品的根基，有了這樣的市場，便可以求得整齊劃一，出手成招的寫故事的本事。同時，這市場又能適應一般大衆的通俗作品；等到民生問題解決了，再回復原先的高水準不遲。」

張系國便是這樣一個一身科學而又活在文學裏的人。



黃春明

黃春明，筆名邱文祺；台灣省宜蘭縣人，民國二十八年生，屏東師範畢業，曾任職中廣宜蘭電台，民國五十年左右開始寫作。

自從他的自選集「鏢」與「莎啞娜拉·再見」出版後，黃春明就成爲一個遠近迴響的傳奇作家了。尤其是「莎啞娜拉·再見」的竟然再版，對於他來說，不啻是一顆定心丸下肚。「現在，我對作品的所謂完成，另有看法：我絕不認爲脫稿就算完成；我也不認爲稿子繳給刊物出來就算完成；更不認爲作品印成書，到處發行